

重新看见“附近”的生活

新闻回顾

今年6月，上海徐汇区宏润花园小区，一个堆满杂物、鲜有人踏足的闲置二楼平台，经过半年多的居民共建微更新，变成了一座花与蔬果共生的“空中共享花园”。居民们主动搬来家中闲置的花盆、爬藤架，带来月季、绣球等盆栽，还有人从乡下移栽茄苗。没有批量采购，一草一木都来自邻里“众筹”。如今这里成了小区人气最旺的休闲角，更被用作社区调解的“温情阵地”——有矛盾的居民在花香中喝茶谈心，放下对立坦诚沟通。“附近”的生活又回归了。

消失的“附近”

社会学家项飙在研究中发现：现代社会的人只关心自己家的事和全世界的事，中间那一层，邻居、街道、社区，全都不见了。他称之为“消失的附近”。在我们身边，也有许多正在“消失的附近”，你发现了吗？

邻居家的饭菜香

以前，到了饭点，整栋楼都是香的。一楼红烧肉，二楼辣椒炒肉，三楼炖排骨……谁家今天吃什么，一闻就知道。有时候，邻居会端着碗来敲门：“今天做了多，给你家送点。”现在，家家户户的门窗关得很紧，抽油烟机开得很响。我们闻不到邻居炒菜的味道，等不来邻里间的分享了。

那棵树的名字

你认识身边那些树吗？梧桐的叶子像手掌，春天会飘絮，让人打喷嚏。香樟的叶子揉碎了有股清凉的味道，夏天站在下面特别凉快。银杏的叶子秋天会变成金黄色，落在地上像铺了一层碎金。以前的人，每棵树都叫得出名字。现在，它们对我们来说只是“绿化带”的一部分。可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那棵你叫不出名字的树被砍了，你会不会有点难过？

公共黑板报

小区门口，以前有一块黑板。月初，居委会的阿姨会换上新的内容：天气预报、社区通知、健康小常识……字是彩色粉笔写的，旁边还画着花边和插图。我路过的时候，会停下来看一眼：“哦，下周有义诊。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黑板报不更新了。粉笔字渐渐模糊，插图褪了颜色，最后被一张张商业海报盖住了。现在，通知发在微信群里，没有人再停下来看黑板了。可我还是会想起那块黑板，和那些慢慢模糊的字。

修鞋摊

你的鞋子坏了，扔了买新的；书包拉链坏了，换新的；伞骨断了，再买一把。可是以前，街角有一个修鞋摊。老师傅戴着老花镜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手里的锥子一下一下地扎。一双鞋修好了，又能穿两年。可那些小摊一个个消失了。不是没有人需要修东西，而是修东西的人老了、走了，没有人接上。

露天电影

你看过小区的露天电影吗？一块白幕，一台老式放映机，几十把折叠椅。夏天傍晚，大家拿着扇子，聚在一起。屏幕上放的是老电影，大人看得津津有味，小孩在旁边疯跑。演到一半，幕布被风吹得晃起来，有人喊：“挡住啦——”全场笑成一片。现在，社区活动还有吗？有，但来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大家在手机上看电影，在自己的世界里待着。那个聚在一起的夜晚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让我们一起寻找“附近”

其实，若是我们留心，就能发现那些被忽略的“附近”。我们邀请了几位中学生，用文字写下那些近在咫尺却总被我们忽略的人和事，让“附近”重现。

旧书店

巷尾那家小小的旧书店，是我的精神角落。书架从地面一直伸到天花板，满满当当挤满了旧书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纸张和油墨的香气。

放学路过，我总忍不住推门进去。阳光透过窄小的玻璃窗落在书页上，四周安安静静，只有偶尔翻动书页的轻响。我在一排排书架间慢慢踱步，随手抽出一本翻看，不知不觉就耗去大半个钟头。喧嚣被隔绝在门外，这里独有的安稳与温柔，总能让我忘了时间。每一次离开，我都把那扇褪了色的门，当作约好了“下次再见”的暗号。

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 C2408 班学生 李思雨言

桥上晨光

清晨，太阳用金色勾勒出城市的轮廓，再把光芒铺洒在桥面上，早起的人们被这暖意唤醒，三三两两来到桥上。老人们慢悠悠地散步，鞋底轻踏过人行道的地砖，声响里

都透着悠闲。聊天的声音与枝头啾啾的鸟鸣相映成趣。

几个晨跑的少年从远处跑来，又渐渐远去。彩色的运动服在晨光里跳跃，成了城市清晨里的风景线。空气在跑者身边微微涌动，脚步蹬地的声响带来一种轻快的节奏感，也传递出一种坚定。随后，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路口，顺着他们远去的方向望去，一轮新的希望又开始转动。

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 C2408 班学生 林勤洲

包子铺老板

清晨的阳光给大地染上一层金黄，薄雾随风飘荡，不知何时带上了包子的香味。

“给我一份肉包子加一杯热豆浆。”
“好的，您稍等。”

老板的手熟练地从那冒着蒸气的大炉里挑出一个肉包子，用袋子包好，再带上一杯热乎乎的豆浆，将早餐递到我手中。他的动作好似从未停歇，虽然额间的汗不住地往下滴，可嘴角一直带着笑。

袋子里的包子白胖胖的，热乎乎的。我咬了一口，暖暖的，香香的，胃中产生一股暖流，随即直入心田。

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 C2408 班学生 许梦菲

□教师说

“附近”，是人生最好的练习场

十几年前的暑假，我回到麻阳县那个偏僻的小村庄避暑。午后的老屋，成了村民纳凉的聚集地。三三两两的人闲话家常：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谁又去了哪里打工，谁家女儿嫁到了何方……那时我刚在乡镇中学上班不久，年轻气盛，最听不得这种“背后议论”。每当母亲加入闲谈，我便忍不住当面指责她“添油加醋”。瞬间，欢声笑语熄灭，人群四散而去。

后来，我辗转多所学校工作，每天穿行在校园“附近”。当年老屋那场不欢而散，像一根刺扎在心头，随着日子推移，却慢慢长成了我理解生活的钥匙。那些被我不屑的闲谈，其实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联结；而我当初的鲁莽，不过是把“附近”当成了负担。其实，“附近”不宏大，不遥远，却藏着我们最需要的功课，是我们人生最好的练习场。

长郡双语清湘实验学校教师 舒兰清



更多读写知识，
请关注《十几岁》杂志
锤炼思维逻辑，
构建终身词汇库，
尽在《十几岁》。